

《四聖諦》

(一)

講解：如性法師

日期：2019年3月18日～23日

地點：臺灣華藏教學園區

課程：第一講（學法前應有的觀念）

各位同學大家好！（學員：法師好！）今年在這個地方所要為各位介紹的是四聖諦，依照過往的慣例，每天早上在上課之前會帶著各位唸《開經偈》。

大眾請合掌。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（三稱）

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

請放掌。

1. 四聖諦是佛法的核心教授

提到四諦，對多數的同學來說應該是耳熟能詳，四諦的內涵可以說是佛法的中心思想，也可以說是佛法的核心教授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想要了解佛法的核心教授，就要學習四諦；相反的，如果不了解四諦，就等同不了解佛法。由此可知，學習四諦是很重要的。

雖然如此，但由於平常我們經常聽到，所以我們會覺得四諦的法類沒什麼特別，甚至會覺得「這不重要，如果想要學法，就應該學一些特別的法類」，但是這種想法是錯誤的。為什麼錯？之所以會經常聽到，是不是代表師長們時常宣說？應該是。師長們之所以會時常宣說，是因為它重要而一再強調？還是因為它不重要而一再強調？（學員：重要。）這就跟我們世間人所謂的「這件事情很重要，所以我說三遍」是一樣的。

師長們覺得四諦的法類很重要、皈依發心的內涵很重要，所以一再地強調這些道

理；但我們的想法是什麼？「因為我時常聽到，所以它不重要。」各位有沒有發現，我們的想法跟師長們的想法剛好是顛倒過來的——師長們認為重要，所以一再強調；而我們因為時常聽到，反而認為它不重要。學法的時候，應該避免這種情況，不要因為常聽到或是法很容易了解而就輕忽它。

2. 多數人在學法時常犯的毛病

多數人在學法的期間有一個毛病——太簡單的法不想修，太困難的法不會修。這兩句話怎麼說？太簡單的法，例如：念死無常、皈依、業果，不想修，而且講出去你會覺得很沒面子。當別人問你：「你在學什麼？」你說：「我在學念死無常。」提問者的下一句話：「你剛學佛嗎？」我們多數人應該都是如此吧，當聽到別人說他在學念死無常時，我們的下一個反應：「你剛學佛嗎？難道連這個你都不懂嗎？」所以講「我在學念死無常的法類」，我們會覺得很沒面子，我們根本不想這樣說。

太困難的法，例如：大圓滿、大手印、中觀，這些課程的內容非常困難，假使有人問我們會不會修，「不會修。」但說出去很有面子。別人問你：「你在學什麼？」開口閉口都是大圓滿、大手印，至於那個「大」指的是什麼，雖然你也不知道，但你就會覺得：「我學這樣的法，我似乎也很偉大。」

為什麼太困難的法不會修？這有兩種可能：第一種可能，因為他聽不懂，所以不會修；第二種可能，即便他聽得懂，但是他還是不會修。為什麼？簡單的法都未曾去修，困難的法怎麼會修？在他學法的期間，未曾養成修行的習慣，簡單的法根本沒修過；困難的法即便了解，他也不知道該如何去修。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，我們多數人都很八風。照理來說，法是用來調伏我們的內心，但現在對於多數學法的人而言，法成為我們炫耀的工具，所以八風的人連學法都很八風。這種情況應該避免。

3. 學法應該重視理性思考

除此之外，在學法時應該重視理性思考，並且以實修作為前提，這兩個動作非常

重要。所謂的「理性思考」，指的是我們要理性思考事情的真相為何。在探究事情的真相時，應該以客觀的態度理性思考，不要人云亦云、毫無主見地附和他人。從學法的初期就應該養成凡事從理由去思考的習慣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

我們針對這一點稍微分析一下，何謂「凡事應該養成從理由去思考的習慣」？首先，在思惟時不要只憑感覺。為什麼？因為感覺會隨著時間、環境而有所改變，但真相不是如此。例如：諸法無我，這是不是真理？是。在過去諸法是無我，現在諸法也是無我，未來諸法還是無我；諸法無我的真相、真諦並不會隨著時間與環境而有所改變。所以在思惟法理時不能只憑感覺，因為感覺會變，但是真相不會改變。這一點是在說明什麼？當我們在分析一件事情時，不能以「我的感覺是如此」作為理由，這不是正確的理由。這是第一點。

第二點，在思惟時，也不能以「因為這是佛說的、這是祖師說的」作為理由。舉一個例子，我們時常說：「在輪迴當中流轉很痛苦，理由是『這是佛說的』。」這個理由合理嗎？佛說眾生在輪迴中流轉很痛苦，但問題是：正在流轉的我們真的覺得自己痛苦嗎？不一定。所以當我們要說明在輪迴中流轉是痛苦的，理由不應該是「這是佛說的」；相同的道理，當我們在證成有沒有前後世時，即便最終我們得到的答案是有前後世，但有前後世的理由也不應該是「這是法稱論師說的」、「這是龍樹論師說的」、「這是導師釋迦牟尼佛說的」。

為什麼不應該以「佛或是祖師們所說」作為理由？因為佛是在觀待眾生根器的情況下而說法；如果眾生的根器不同，佛會宣說不同的法義。例如：佛有時說諸法有自性，有時說諸法無自性，如果「這句話是佛說的」可以當成正理，諸法到底是有自性還是無自性？可不可以說諸法既有自性又無自性？（學員：不可以。）哪一句話不合理？諸法有自性不合理。但問題是，「諸法有自性」也是佛說的。諸法無自性是佛說的，諸法有自性也是佛說的，但為什麼諸法有自性不合理，諸法無自性卻是合理的？

理由是什麼？從這個例子當中應該就能得知，當我們在分析一件事情時，如果我們的理由是「因為這是佛說的」或是「因為這是祖師們說的」，這個理由根本站不住腳，它經不起考驗。

接下來，在思惟時，不論你認同與否，都要試著說明理由。舉一個例子：當我們在探討這個世間上有沒有造物主時，你可以說有，也可以說沒有。但如果你認為有，應該要有「有」的理由；相反的，如果你認為沒有，應該要有「沒有」的理由。如果我們認為世間上沒有造物主，理由是「我覺得沒有」，這個理由合不合理？不合理；這只是憑感覺。進一步，這個世間上沒有造物主，理由是「法稱論師在《釋量論》的第二品說得非常清楚」，這個理由也不合理。

接著，為了勉強說出一個理由，我們說這個世間上沒有造物主，理由是「我看不到」。其實這個理由比前面那兩個理由稍微好一些，但問題是：這是正確的理由嗎？難道能夠從我們看不到而去證成世間造物主不存在嗎？如果可以，假使世間造物主存在，一定要被我們看到嗎？不一定。如果各位之前上過《攝類學》，對於這個思惟理路應該都很清楚，所以這不合理。然而我們想要強調的宗合不合理？我們想要強調的宗——世間上沒有造物主——是合理的；但我們的理由不見得合理。你說因為我感受不到，或者說因為法稱論師認為世間上沒有造物主，或是因為我看不到世間造物主，這幾個理由都不合理，這時即便宗是合理的，難道就代表你了解真相嗎？

假設事情的真相的確是沒有造物主，但在描述沒有造物主的同時，我們的理由是不合理的，這是不是代表我們沒有看清楚真相？如果我們有看清楚真相，照理來說，我們應該要能輕而易舉地說出正確的理由；但當我們沒有看清楚真相時，我們只是把一個概念放到自己的心裡，並在不加思索的情況下，認為事實就是如此，但不清楚理由為何，這代表我們並沒有看清楚真相。在《心類學》中，我們稱這種認知為「伺意知」，這不能稱為量。

對於這一段，我們作一個總攝：探究事情的真相時，理由才是主要的依憑，而且這當中的理由強調的是「正確的理由」，而不是似是而非的理由。到目前為止沒有問題吧？

4. 學法應該以實修為前提

另外一點，在學法時應該以實修為前提。在這之前我們提到：我們要理性思考；理性思考什麼？理性思考事情的真相為何。進一步思考「我所了解的真相跟我的生命有什麼關聯性」；換句話說，設法將所學的法與心續結合，避免純粹文字上的探討。

這個部分，我們進一步分析，什麼叫做「設法將所學的法與心續結合」？首先，在還沒有分析之前，上一段我們一再強調，我們要理性地分析事情的真相為何，但問題是：難道所有的真相都跟我們的生命有關聯性嗎？不是。例如：現在我們在教育園區，這裡有多少棵樹，在追根究柢之後，我們應該可以統計得出來。它是不是一種真相？是。但這個真相跟我們的生命有什麼關聯性？沒有什麼關聯性。這裡有多少種昆蟲，這跟我們的生命也沒有密切的關聯性。所以即便在這一點上我們理性地思考，但對我們的生命並沒有太大的幫助。假使佛所說的法類當中也有類似的情況，祂講的雖然是真相，但如果跟我們的生命沒有絕對的關聯性，對我們也沒有任何幫助。這是第一點。

進一步，設法將所學的法與心續結合。當我們了解事情的真相後，應該試著反觀自心，觀察自己真實的想法為何，而不要只是講表面的空話。對於這一點，我們舉一個例子。當我們在思惟念死無常的法類時，如果有人問我們：「明天你會不會死？」這時我們會回答：「我不確定。」然而我們內心深處的想法是什麼？「我不會死。」但嘴巴會說「我不確定」，而且針對這一點我們會跟對方辯論，講得頭頭是道。但問題是：那是我們內心深處真實的想法嗎？並不是。我們無法確定明天自己是否會死，這才是真相，但我們內心深處的想法是什麼？「我就是認為明天我不會死！要不然我們來打賭，我跟你保證明天我絕對不會死！」我們有十足的把握，這時怎麼拿事情的

真相來反觀自心？

如果事情的真相是我們無法確定明天自己是否會死，這時你問問自己：「為什麼我內心深處始終會現起明天我不會死的這個想法？理由是什麼？」有些人心中或許會有一種想法：「因為我年紀還小。」有些人想的是：「我才剛做完身體健康檢查，報告中沒有一格是紅字，我的身體很健康，明天我怎麼可能會死？」有些人會想：「我有得吃、有得住，明天我怎麼會死？」各式各樣的理由，但問題是：哪一個理由是合理的？沒有一個理由合理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你就應該不斷地跟自己對話：「事情的真相是那樣，但我內心的想法是這樣，現在的問題是，我心中的想法根本找不到正確的理由，這表示這樣的認知有問題。」藉此設法調整自己的起心動念。

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，什麼叫做「設法將所學的法與心續結合」？我覺得在學法的初期應該養成一個習慣。在介紹這個部分之前，我們先舉一個例子：如果你有一位要好的朋友準備去日本旅遊，在出發前，他要去聽別人介紹這次日本之旅的行程，雖然你沒有要去日本，但因為他是你的好朋友，所以你陪他去。你聽別人介紹日本之旅時，對方會說：「我們這一次要坐什麼樣的飛機、到什麼地方、住什麼樣的旅館、哪一天要去哪裡吃拉麵、哪一天要去哪裡泡溫泉、去哪裡賞櫻花，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去哪裡採購。」你會覺得這一趟日本之行行程非常豐富。

這時，我們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去聽對方介紹，這跟我們自己要去日本旅遊而去聽別人介紹，你覺得心態不相同？心態不相同。有什麼差別？如果你只是去聽別人的行程，你會覺得：「這跟我無關。」但如果你聽的是自己的行程，你會認為：「這跟我有關。」所以當他告訴你，你要住在哪一家飯店時，你一定會提問：「請問這是四星的還是五星的？它離市區近還是遠？從這到我要去賞櫻花的地點，要坐什麼交通工具？如果我要去泡溫泉，我要怎麼走？」你是不是會詳細詢問？而不會只看表面，「哇！行程很豐富。」不會，這兩者的心態是不一樣的。

相同的道理，我們在學法的期間，也不應該站在旁觀者的角度，「佛法看起來很精彩，但跟我的生命似乎沒有絕對的關聯性。」不應該以這樣的方式去學習佛法。所以當我們在了解真相之後，進一步地反觀自心：「這跟我的生命到底是有關聯還是沒有關聯？如果有關聯，佛講的真相跟我心中的想法是相同的還是不同的？」這個動作要反覆練習。在這個地方，我們提到的是：在學法的期間要重視理性思考，並且以實修作為前提。

5. 結合大師言教總攝上述二者

我們將這一段作一個總攝：我們將上述的那兩點統攝在聞、思、修三者當中——聞思的階段，強調的是理性思考；進一步將理性思考所得到的結論用於實修。如果在聞思的階段缺乏理性思考，甚至欠缺聞思的基礎，即便有想修行的心，也不得其門而入；相反的，在聞思的階段，縱使我們廣泛研閱經論，但忽略了實修的重要性，最終我們也很難將自己所學到的真相拿來實修。

其實這一段，我們介紹的就是宗大師在《廣論》的一開始所強調的：「**今勤瑜伽多寡聞，廣聞不善於修要。**」在宗大師的時代，大師就發現一個現象：想要修行的人沒有聞思的基礎，但有想修行的心，所以多數人選擇的修行方式——持咒、誦經、拜佛。雖然那些行為在某些心態的攝持下也有可能成為修行，但真正的修行不應該是只有改變外在的行為，所以提到「今勤瑜伽多寡聞」；「廣聞不善於修要」，相反的例子：有很多人花了很長的時間研閱經論，也了解經論當中的道理，卻不知道該如何實修，甚至學到最後不認為實修是重要的。上述所說的這些情況，我們都應該要設法避免。

在這個地方我們先作一個總結：總而言之，學法應該讓人越來越理性，而不是越來越迷信；換句話說，學法應該讓人的視野越來越寬廣，而不是格局越來越狹隘；也可以說，學佛應該讓人的心越來越自在，而不是越來越拘束。

6. 舉例說明學法時應如何思惟

對於這一點，我們作一個練習。在學法的期間，我們所聽到的多半都是佛所說的道理，所以第一個階段，「佛所說的道理到底合不合理？」這個階段應該理性思考。接著，「如果合理，我能不能做到？」這個階段以實修為前提。進一步，「如果我能够做到，我想不想這樣做？」最後，「如果我想這樣做，我採用的方法是什麼？」前後分為四個階段：第一個階段，佛所說的道理合不合理？第二個階段，如果合理，我能不能做到？第三個階段，如果我能够做到，我想不想這樣做？第四個階段，如果我想這樣做，我採用的方法是什麼？其中第一個階段，理性思考；後面三個階段，以實修為前提。

舉一個跟我們這一次所要介紹的法，也就是四諦相關的例子。不論是小乘或是大乘的行者，如果想要追求解脫，都必須要懂得四諦的內涵，所以無論是為了一己或是為了他人，學習四諦的最終目標就是為了追求解脫。這時我們要先確定什麼？佛在經典當中一再地提到：眾生透由學習，最終能夠解脫，所以我們要先確定解脫的狀態是什麼、什麼狀態才能稱為解脫。這時我們在討論的是事情的真相，也就是解脫到底是要從什麼束縛當中脫離出來、真相是什麼，這個階段我們要理性思考。

如果我們心中所想的解脫與真正的解脫不一樣，即便在當下我們生起了「希求解脫之心」，請問：那樣的心態是希求解脫之心嗎？從我們的角度，或許我們會認為這是希求解脫之心；但從旁人的角度、從聖者的角度、從佛的角度，他們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？「那個人所生起的心態，根本不是希求解脫之心。」

我們舉一個例子，假設我們現在是在臺北，我們約好要去新竹，但其中有一個人把基隆誤認為新竹，這時別人問他：「你要去哪？」他會怎麼說？「我要去新竹。」所以他的心中是不是有希求前往新竹的心？是。但如果他動身前往，他會去到哪裡？他會去到基隆。從旁人的角度，旁人怎麼看他？「他自以為想要去新竹，實際上他想

的地方是基隆。」雖然當事人不認為自己想要去基隆，但因為他把這兩個地理位置搞錯了，所以旁人會覺得：「你想要去新竹的心根本不是真正的想去新竹的心，以那樣的心態，最終你到達的也不是新竹。」

相同的道理，在學法的初期，如果我們心中所想的解脫跟真正的解脫是不一樣的位置、不一樣的地點，這時我們心中所生起的希求解脫之心，那是真正的希求解脫之心嗎？應該不是。所以為什麼探究事情的真相如此重要，因為如果我們不了解事情的真相，即便我們付出時間、心力，最終也無法如願。所以第一個階段，先確定什麼狀態稱為解脫、到底有沒有解脫的可能性。

第二個問題，在確定解脫是存在的之後，進一步地思考：我能不能解脫？這一點要怎麼確定？要如何確定我能解脫？這時或許有人會說：「因為過去曾經有很多人解脫。」但問題是：你怎麼知道？你怎麼知道過去曾經有很多人解脫？如果你自己對於解脫的內涵不清楚、對於該如何解脫的方法不清楚，你怎麼知道那些人已經解脫？難道解脫的人的長相跟一般人不同嗎？還是解脫的人在解脫之後，他的額頭上會多出幾個字——我已經解脫？不會。既然如此，你怎麼知道他解脫了？這一點很難證成吧！

所謂的「解脫」，是指要能徹底斷除心中的煩惱，所以當我們在思考「我能不能解脫」時，我們要思考的是什麼？「我心中的煩惱是否能被徹底斷除？到底有沒有斷除煩惱的方法？」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問題。

即便世間上真的有解脫，就代表我們真的能解脫嗎？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。舉一個例子，世尊在世時，世尊身旁的大弟子多半都是聲聞眾，例如：大迦葉尊者。有時世尊在講大乘法，他們也會圍繞在旁邊一起聽聞，聽完之後，他們也會說說心中的想法。有一次，大迦葉尊者就對佛啟白：「世尊，您說的大乘法非常殊勝，但是我是焦

芽敗種，以我目前的現狀，我根本發不起菩提心。雖然我知道法很殊勝、菩提心很殊勝，但是現在我沒有那樣的條件，所以我發不起菩提心。」請問：他了不了解大乘法是存在的、菩提心是可以成辦的？（學員：了解。）但你問他：「你能不能成辦？」他會回答：「現在我沒有那樣的條件。」

相同的道理，即便透由正理證成解脫是存在的、佛果是存在的，但我們進一步地問問自己：「我能解脫嗎？我能成佛嗎？」這不一定。所謂的「不一定」，不是「不能」，不要聽錯！我並不是說各位不能解脫、不能成佛，而是對我們而言，即便解脫存在，但解脫的狀態有沒有可能只在少數人的心中存在？有可能。你不能說「因為他能解脫，所以我也能解脫」，以我們目前的狀態，這不一定；如果你去開發自身的能力，或許有一天你也能解脫，但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那樣做。所以當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，我們應該從自己的角度去思考：「雖然事情的真相是有解脫，但我能解脫嗎？」先不要打叉，先打上一個問號。

進一步，假使在思惟過後，我們得到的結論是：「就如同過去有很多的聖者已經解脫，我也能斷除我心中所有的煩惱而獲得解脫，這一點我做得到。」但問題是：我想不想做？多數人直覺的反應是「我想」，想什麼？「我想解脫、我想成佛。」多數人最直接的反應應該都是如此，在場應該沒有人不想解脫吧！應該都想解脫。但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稍微調整一下，請問：「你想不想要專心修持戒、定、慧，進而斷除心中的煩惱？」這兩個問題不太一樣。問你想不想解脫，你會回答「想」；問你想不想要專心修持戒、定、慧，進而斷除心中的煩惱，這時你會稍微考慮一下，「專心修持戒、定、慧……我哪有這麼多時間？我還要工作賺錢，我還要照顧孩子……我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，我哪有這麼多時間？」但問題是：「解脫」與「專心修持戒、定、慧而斷除心中的煩惱」有什麼不一樣？只是用字遣詞不同，但是意思完全相同，是不是？所以當有人問你：「想不想解脫？」「想。」「想不想要專注修持戒、定、慧而斷除心中的煩惱？」答案卻是「不想」。

再換一個更明顯的例子：想不想成佛？「想。」想不想要花三大阿僧祇劫的時間利益無數的眾生？「不想。」「成佛」與「花三大阿僧祇劫的時間利益眾生」有什麼不同？其實完全相同。但為什麼問你想不想成佛，你會說「想」，問你想不想要花三大阿僧祇劫的時間利益難以調伏的眾生，你會說「不想」？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我們只想要那個結果——我們想解脫、我們想成佛，但是我們不想付出。這樣的結論合不合理？講成白話（雖然之前也都是講白話，但這一句要講得更白一點），我們整天作夢——我們只想要有結果，但我們完全不想要付出。這從幾個簡單的問題就可以看出我們的心態。

所以我們這個地方所強調的「想」——想不想解脫、想不想成佛，指的是願意付諸於行動的想，而不是憑空想像的想，不是只憑感覺的想；這當中的「想」，強調的是我願意付諸於行動的想。如果是這個標準，我們再認真地思考一下：「我想不想解脫？」這時如果你考慮到你所要付出的時間跟心血，這個問題就變得不好回答。

7. 審視自己選擇何種解脫之道

所以第一個問題，「有沒有解脫？事情的真相為何？」第二個問題，「我能否解脫？」第三個問題，「我想不想解脫？」如果上述那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——解脫的確存在、我也能解脫、我也想解脫，接著，第四個問題，「我們採用的方法是什麼？」換句話說，目前我們學法的重心是什麼？目前我們採用的方法是什麼？

以下幾個選項，請各位自己選擇：第一個選項，在家念佛拜佛，努力淨罪集資。第二個選項，按時打坐禪修，設法讓心專注。第三個選項，認真學習經論，到處聽聞佛法。第四個選項，翻譯佛經論典，四處弘法利生。第五個選項，到處參加灌頂，每天按時做功課。第六個選項，對師長修信念恩，承事供養師長。第七個選項，內心保持善念，隨分隨力行善；這當中的行善包括放生、助人、點燈。第八個選項，以上皆非。

有沒有什麼狀態沒有講到？應該都有講到吧。各位可以單選，也可以多選。但這些選項是在我們確定有解脫，也確定我們能解脫，並且確定我們想解脫的情況下，我們問自己：「我採用什麼方法？」如果你採用的方法是上述這幾種情況的其中一種，或是其中多種，這時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：光採用這些方法能讓我們解脫嗎？

假設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——光採用這些方法並無法讓我解脫，請問：你為什麼要採用這些方法？首先，我並沒有說「採用上述那些方法無法讓各位解脫」；我說的是，在你確定解脫是存在的、你也能解脫、你也想解脫的情況下，我們分析自己所採用的方法是什麼，其中有很多選項，當然你也可以選「以上皆非」，或是你自己寫一個「其他」，然後把你現在在做的事情寫在旁邊。接下來，你問問自己：「目前我採用的是這些方法，透由這些方法，我能解脫嗎？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再問問自己：「我採用這些方法到底是為了什麼？」這樣的分析合不合理？怎麼了？才第一堂課耶。還是各位心中已經在抗拒？「我不想接受，雖然我知道我採用的方法無法讓我解脫，但是我不想接受，我也不想調整，我就是想解脫，你想怎麼樣？」

我也不會阻止你，我們只是在分析事情的真相，而且把我自己也考慮進去，把我自己平常在做的那些事情也放進選項中，我們一起思考這個問題。我們都說我們能解脫，也說我們想解脫，但問題是，我們所採用的那些方法似乎不見得能讓我們解脫；或者講得更精準一點，光使用那些方法似乎無法讓我們解脫；我加了「似乎」這兩個字。如果這個假設是成立的，我們所採用的那些方法的確無法讓我們解脫，到目前為止，為什麼我們要一再採用那些方法？我們到底在想什麼？

舉一個例子，雖然這個例子有點誇張。假設我們肚子很餓，有人問你：「想不想吃飯？」你會說：「我想吃飯。」但我們採用的方法是吃石頭，各位覺得這個方法如何？（學員：不切實際。）為什麼不切實際？難道吃石頭無法解決飢餓的問題嗎？或許對於某些有本事的人，他透過吃石頭可以解決他飢餓的問題。

好吧，我們換另外一個例子。假設你肚子很餓，別人問你：「你想不想吃飯？」「想。」你想不想要解決飢餓的問題？「想。」這時你採用的方法是「我去跑操場三十圈」，合理嗎？（學員：不合理。）跑操場無法解決飢餓的問題，是不是？這時我們怎麼看待這件事？如果有一個人在你面前說：「我肚子很餓，我真的非常餓，所以我要去跑操場。」你怎麼看待他？「這個人的腦袋是不是有問題啊？」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想？因為跑操場沒有辦法解決他的問題，是不是？

相同的道理，我們說我們想解脫，但如果我們採用的那些方法都無法讓我們解脫的話，我們跟他有什麼不同？其實沒有太大的不同。只不過舉這個例子，你會覺得這太誇張了，但是我們做的事情不也是如此嗎？頂多五十步笑百步罷了，誇張的程度沒有對方那麼明顯，但實際上，當下我們在做的這些事情就是同樣的一件事情——不相順的因果關係。我們想要某一個結果，但是我們並沒有仔細去分析這個果的形成要具備哪些因緣。

況且，在世間上哪一個果的形成只需要透由單一個因緣就能成辦？應該沒有。一個果的形成必須觀待眾多因緣，單一個因緣無法成辦一個結果；相同的道理，如果我們想要成辦解脫的果位，是不是需要具備眾多因緣？雖然我們都會說「是」，但是我們問問自己：「我具不具備那些因緣？」如果剛才那些選項我們是單選，單一個因緣有可能成辦最終的結果嗎？似乎不行。即便是多選，但問題是，那些行為如果跟最終的解脫不是相順的因果關係，即便你做得再多，有用嗎？沒有用。

就像有一個人想要種蘋果樹，但如果他去商店裡買回來的種子是西瓜的種子，在田裡面種下西瓜的種子，不斷地對老天爺祈求：「我希望能長出蘋果的苗芽，並且透由灌溉長成一棵蘋果樹。」有可能嗎？不可能！相同的道理，我們想要的是解脫的大樹，但我們種下去的是什麼樣的種子？我們自己都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的種子。剛才那個例子，至少那個人知道種下去的是西瓜的種子；現在我們種下去的種子，我們自

己都分辨不清楚；但在種下去之後，我們會一心祈求三寶：「我希望這一顆種子能長出解脫的苗芽，將來長成解脫的大樹。」各位覺得有可能嗎？如果之前的那個例子不可能，以此類推，我們現在要強調的這一點也不可能。如果都不可能，我們忙到現在到底在忙什麼？瞎忙一場。可不可以這樣說？還是這個用字太直接了？我聽到有同學說「這個用字太直接了」，不然要怎麼講？（學員：我們在做白工。）這跟「瞎忙」有什麼不同？這些問題需要思考。

8. 研討的正確心態與總結

為什麼在課前把這幾個問題提出來讓各位去想？因為當你想過之後，我們再進一步地分析，你就會有印象。會提出這些問題，一定有我的目的在。你去思惟之後，即便一時找不到答案，或是你的答案都跟其他人不一樣，這都沒有關係。因為即便大部分人的答案都一樣，也不代表那是正確的；答案的正確與否不是比人數的多寡，這時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問題。在輪迴當中的眾生，多數執著諸法有我，或是執著諸法有自性，但能因此而說這是真相嗎？不能。所以在討論的時候，不要有那種少數服從多數的想法，也不要一直去聽別人在講什麼，「好像跟我的想法差異很懸殊，好吧，那我就跟著他的尾巴講。別人說什麼，我就跟著他講，這樣聽起來比較有保障。」又不是在買保險，你要說出你心中真實的想法——想就是想，不想就是不想。

而且當我們在說想、不想的時候，就像我們剛才所強調的，不是憑空想像的想，而是你真的願意付諸於行動的想。如果是這個層次，我相信多數人不想，因為我們已經很習慣作白日夢——只想要結果，不想要付出；或是「雖然我也想要付出，但是我想要輕鬆安逸地學法」。佛都無法達到那個境界，何況是我們？佛示現了六年苦行，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學法的人要勇於付出，嘗試各種挑戰，即便遇到挫折，也要越戰越勇——你要跟自己心中的煩惱抗衡，你要想辦法對治它。佛不是躺在百萬名床上證得無上菩提的，但我們呢？我們要睡得好、吃得飽，天氣太冷，哇哇叫，太熱也哇哇叫，但是我們想要證得無上菩提。如果這樣可以證得無上菩提，我們的資質遠超過釋迦牟尼佛。釋迦牟尼佛透由修六年苦行，最終得到的結論是什麼？光透由修苦行是無法證悟的。釋迦牟尼佛修了六年的苦行都無法證悟，我們整天吃香喝辣，要是不小心

證悟，這才麻煩。如果真的能這樣，釋迦牟尼佛的聖像可以全部都撤下來，換上我們自己的聖像，因為我們比釋迦牟尼佛更偉大，但是那根本不可能。釋迦牟尼佛示現那個面貌，一定有祂的用心在。

所以在學法之前，應該要了解法的重要性為何、什麼樣的法是佛法的中心思想、什麼樣的法是佛法的核心教授，不要因為時常聽到，而就覺得這樣的法根本沒什麼，那表示你並不了解法的內涵為何。當你了解某一法是重要的，進一步在學這一法的期間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：第一個條件，理性思考；第二個條件，以實修為前提。簡單來說，把事情真相討論清楚，進一步，這跟我的生命到底有什麼關聯性，這是學法前應該先建立起來的基本觀念。

好，我們早上的課就上到這個地方。